

桃花艳史



导 读

《桃花艳史》六卷十二回，目录题“新编桃花艳史小说”，作者及著作年代不详。据推测，是书在道光年间已遭禁，当为清代中叶以前所作。

是书虽为十二回，但字数并不多，只是情节推进大起大落，有时如空穴来风，有时如天外来客，目不暇接，不能细细尝读。所似全书注意情节发展，而很少细腻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若以有头有尾、原始要终、具体细致的要求，可以衍化、推衍为一部波澜叠起、变化莫测的长篇小说。加上这种粗线条的、多转换的艺术特点，使得读者对其内容分类产生了多元并存的困惑，它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相思缠绵，吟花弄月；又有“灵怪”小说的人神相合与人神暗示；亦有“公案”小说的凶杀冤情；还有“艳情”小说的宣淫交合，然归结到一点，更适宜可读性。凡“才子佳人”、“灵怪”、“公案”、“艳情”又以“桃花”为贯穿线索，桃园、桃亭——是才子佳人相悦相慕之所，亦是仙姑隐身之地，而凶杀、艳情亦与桃园有关，白义守于桃花园内杀了姜勾本，引起康建一段冤狱；姜勾本、宋上门在桃园内的淫乱，被白守义撞破，引起白家妻妾侍女的群体性淫乱。总之，桃园是故事的地理背景，人生舞台，所有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相思，都是在这一定“舞台”上表现的。

本书底本见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属猥亵类，颇难得见之书。据北大藏合影楼刊本整理。

目 录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一

第一回 李辉枝观花寄诗 金桃儿因最生情	2
第二回 白公子品箫作乐 姜勾本捧笙为欢	5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二

第三回 窥纱窗梦中观月 设妙计醉后摘花	9
第四回 构贞女伤财害义 奉商人失良灭伦	12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三

第五回 好女色奸淫被杀 爱货财坑害贤良	16
第六回 李辉枝抱德引玉 螃蟹子投挑报李	19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四

第七回 谈杀星渐晓命理 受愚蒙难知冤情	23
第八回 审康建曲打成招 巧媒婆设计陷人	26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五

第九回 仙子玉成佳偶康 建福星照临	31
第十回 商人以船失然康 建重复桃园	34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六

第十一回 康老翁问疑省难 螃蟹山桃亭饯别	38
第十二回 见世事去官辞禄 闻仙论悟道归山	41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一

第一回 李辉枝观花寄诗 金桃儿因最生情

诗曰：

桃花烂漫傍亭开，红雨含烟照碧苔；
绘尽阳春三月景，呵谁折得一枝来。

又云：

三月桃花开正浓，无言含笑弄春风；
方才惹得游归过，流水落花一场空。

话说唐朝年间有一人，姓康名建字永太，居住在苏州城门外，其人素性好静，为此处繁华，遂迁居于僻静所在，建一二草舍，左边设一大园，内有奇花异草，外有灵禽自不必说。惟有栽种桃树三百余株，甚为奇观。时值二三春月，花开烂漫，如锦如绣，最为美丽。这康建自迁居到此十余年来，惟在枝叶花草上讲究，别无他顾。论他的家中世业，到也中等，一生乏嗣，只有一女，名唤金桃儿。

你说为何叫做金桃儿？当日康建方迁居之始，出道螃蟹山山上，见一金桃映扬争辉，金光夺目，香艳娇美，飘飘然有玉树瑶花之概。康建看了半日，上前折了一枝。你说那金桃自康建折下一枝来，即刻叶落花残，成为枯木。康建看见如此光景，好生不乐，手上折的那枝金桃，仍如初。

那知这棵金桃在这螃蟹山已有千百余年，日精月累，已成仙株，合该今日出世就遇着爱桃的康建，折去一枝金桃，全体精神尽归于一枝之上，所以那株金桃即刻成为枯木。康建折来拿在手中，如同至宝，归得家来，花叶如故。那康建就知有些奇异，遂尽心栽种，加意培养，此时即生下此女，遂取名唤作金桃儿。

这金桃儿生的如花似玉，美貌异常，年至十三岁就能咏诗作词，聪明盖世，声名传闻姑苏。那康建恨不能选一个有名的才子配他，方了钟爱女儿的心愿。因此在桃花园中，建一个八角亭子，不时叫女儿游玩。那座亭子，曲栏刁槛，甚是好看，每遇芳春开放，康建常约名人诗客，在此饮酒作乐。

当时苏州城市有几个才子，也有咏诗的，也有作赋的，内中有一个年少的才子，姓李名辉枝，年方一十五岁，生的眉横青山，目射秋水，唇红齿白，潘安不能夺其貌，宋朝难与比其容，而且聪明天降，饱学大才，因此此间作诗，忽然想起金桃才女，心中甚是缭绕不止，遂取笔咏四绝一首。

诗曰：

今朝乐酒桃花亭，惟有金桃仙子形；

倘折一枝纷红嫩，辽家琥珀佩茯苓。

但凡在亭子上作的诗词，康建一一收了。回到院都交给金桃儿看。那金桃儿看见别的诗词不雅，反极称桃花之美，及看到李辉枝这一首，四言绝句，便知道他是有意而作。金桃儿每日默咏此诗，方知道此人不得见面，时常闲步亭畔，倚栏观花，有心闲步到此。将近亭子旁边，只听得桃花丛中隐隐有啼咕之声，遂止住脚步，侧耳细听，你道这两个小畜生在桃花园中作何生理？是何等人物？

原来是一对小苦瓜，在此成了杵臼一交。一个叫，就是铁屁股姜勾本；一个叫，就是小舍命宋上门，逐日在外闲耍不止，或是合那浪荡公子吃茶。

这一日，两个小畜生闲来桃花园内看花，看了半晌，宋上门忽然腹中疼痛，就要出恭。姜勾本说：“园中并无一人，就在此处何妨？”宋上门遂脱下裤子，露出又嫩又白的小屁股，姜勾本看见，很

是高兴。□□□。金桃儿在亭子一旁听了半晌，只当是一男一女在此交媾，哪晓得是两个小畜生在此，听来听去，不觉情动魂飞，体酸骨麻，往亭槛上一歪，就烘起一对小兔子来。宋上门见有人识破，忙忙的提上裤子，不顾这，那一溜蹦蹦星，就逃之夭夭。姜勾本转过身来见四下里无人，余火尚未熄灭，意欲借水行舟，又怕一时不能依从，且在迟疑之间，忽听得门外有人喊了一声，说：“我看你这一个小畜生，竟在这里作怪。”不知是何人喊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公子品箫作乐 姜勾本捧笙为欢

话说姜勾本正在亭子旁边意欲上前勾引金桃儿，忽听得园外有人喊了一声，你道园外喊的那人是谁？原来是错对门白公子，年方二十余岁，生的倒也聪俊，家中甚是富足，一妻一妾侍女数人，平生不好女色，专在男风上讲究。这一日找他两从此并不见面，忽听人说：“他两个在你对门桃花园中玩耍。”白公子即忙前来，果然有姜勾本在亭子旁边站立，遂招呼一声。那姜勾本见白公子招呼，遂抽身出来，金桃儿也即刻退去。白公子把姜勾本扯到自己家里前厅书房中坐下，遂问道：“我这几日并不见你，你竟在俺对门桃花园中调戏康建的闺女，我明日向他说知，把你送到当官打板枷号。”

自不必说，姜勾本原是年幼的人，被白公子一两句话就吓住了。这个姜勾本胆怯的说：“白公子为何说这一席恶话？”原来白公子久已看上了姜勾本，因弄他不上，故今日用此恶话吓他一吓。这姜勾本虽是没有主意，到底只是不从。白公子又汤了一壶热酒，二人对面而饮。酒至半酣，白公子说：“你今在此园中，是你自己来的，还有别人作伴？”姜勾本说：“原合宋相公同来的。”白公子说：“宋相公哪里去了？”姜勾本酒已半酣，问到处，遂情不自禁，一五一十尽情告诉与白公子。

白公子听到此处，不觉得浑身上欲火难支，搂住姜勾本的脖颈，亲了一个嘴。姜勾本也就勉强依从。姜勾本恐被人看见，故此不从。白公子也不甚相强，二人又吃起酒来，姜勾本又吃了几杯，遂不觉酩酊大醉，仰在椅子，竟自睡去。

白公子见他已醉，说道：“今日晚间这般美品，好不得我受用受用。”家掩上房门。姜勾本在醉梦中醒来。那知白公子在家，天有二更时候，并未用饭，其妻刘氏等得心烦，遂迈步走到前厅来看，但见房门紧闭，灯光未熄，又不敢招呼，但站在窗外窃看。正玩之间，灯光忽灭，白色子往后宅取火流水，起来开门，抬头看见其妻刘氏，遂不觉羞愧难当，无话可说。遂问道：“你是几时来的？”白公子见此已经败露，遂口说道：“妹子，我今日一时昏乱，见不得妹子了，任凭妹子发落罢！”刘氏本来是个年幼的妇人，自来到窗外看的时节，已经有些高兴，及见丈夫如此回答，不觉顺口说道：“叫你玩的那个出来给我弄弄。”扯到这一句方绕说出口来，那知姜勾本在里面听见，带着酒兴跑将出来，就在刘氏面前说道：“我既在尊夫面前失节，若蒙尊嫂见爱，小弟就无不从命。”那白公子在旁也不能回答，专等刘氏吩咐。

那刘氏的春心早已开动，又值天气甚晚，因此说道：“你二人且随我后宅来说话。”白公子不敢违命，姜勾本情愿奉陪。刘氏在前，二人随后，白公子已会其意，及至走到后宅房门口，灯光尚未熄灭，白公子后边与姜勾本附耳低声，说道：“须得如此这般，方绕解羞遮丑。”姜勾本说：“自然，自然。”

原来刘氏房中有两个侍女，一个叫做春梅，一个叫做秋月，两个此皆不过十五六岁，俱被白公子污染。此时秋月已睡，惟春梅一人等候，及刘氏先进房门，姜勾本随后跟进，白公子即把春梅扯出房门，春梅问道：“方绕此人是谁？”白公子说：“且莫问他，咱两个在门外且听他一听所说话。”刘氏妇人见他两个特意躲空，遂把姜勾本搂在怀中，说道：“我的小乖儿，你吃一个妈妈罢！”这句话方绕说出口来，忽又想起秋月在那边睡觉，故意的叫了一声春梅。谁想虽不答

应，秋月已经惊醒了。那刘氏见无人答应，只当是秋月睡熟，遂即叫姜勾本脱去衣服，二人在床上赤条条的，就弄将起来。哪知秋月也没有披着衣服，走过来看时，见不是白公子，遂吃了一惊。哪知已被姜勾本看见，遂溜下床来搂住，往床上一推，那钢枪似的阳物，早已认准了那秋月□□□，刘氏遂站起来，从姜勾本后边搂住，□□□。此时秋月又惊又疑，又不敢不允，三人弄在一处，意美情浓，真乃是：

前边是，金榜题名真宝贵；

后边是，洞房花烛美姻缘。

要知端的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新编桃花艳史卷一终

今朝桃花开正浓，惹得流水笑春风；

落花红雨呵仙子，阴阳混乱乐箫笙。

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二

第三回 窥纱窗梦中观月 设妙计醉后摘花

话说白公子在门外合那春梅弄事，又听得秋月起来，三人弄在一处，遂把春梅推到窗下，二人往里瞧看，见刘氏搂住姜勾本，姜勾本搂住秋月。

这白公子其先是隔山取火，此后来也就后亭插花。白公子说：“咱二人何不进去合他三人作一副对联？”二人遂走进房来，刘氏合姜勾本绝不在意，倒把秋月吃了一惊。见他二人进来，也不说长道短，扯一把椅子，就入秋月，也知道这事是白公子做成了的了。你说那刘氏向姜勾本说道：“你给我吹笙？”姜勾本听说“吹笙”二字，遂即起来把刘氏的两腿分开，姜勾本伸进舌尖，啞的刘氏痒麻异常，叫鬼叫乖，情声不绝。白公子丢了春梅走近前来，他三人又兵打一处，将合一家，春梅、秋月二人臊痒难忍，也不觉在旁边拍开了。听到此处，有佛家老禅师四言绝句为证：

不是箫来不是笙，阴阳混乱无浊清；

老僧再去十年寿，那显娃童著艺精。

四句笑语叙过。姜勾本拜着刘氏的阴户，如羊羔子吃乳一般，忽然刘氏的经脉来了，□□□（此处删去三十字），旁边两个侍女笑道：“大叔恭喜，头生就是一个儿，快取水来洗洗。”这姜勾本满口吐的鲜血，只当是苏打水，又踹又踢，玩到此间，这才是个了手，即刻取了水来，从头至尾齐戒沐浴了一遍。一个个渐觉困倦了，刘氏夫妻一处同眠，他三人在一处同眠。不多一时，漏尽更残，天已大明，彼此皆劳苦已甚，日出三竿，俱不得醒。

当时白公子之妾胡氏，清晨起来，候了半晌，并不见侍女开门，从窗外往里一看，但见他夫妻二人酣睡如雷，那边床上赤条条的三个人并头而卧，胡氏吃了一惊，即刻回到自己房里，想道：“夜间想是有些鱼水之乐，才如此乏倦，等他们起来问个端的便了。”住了一会，姜勾本醒来，睁眼一看，日色满窗，他们四个尚在梦中，独有那两个侍女赤条条的身子，一个是仰着，一个是全身仰着的，那无痕毛的细缝可爱，合着的那个光溜屁股的人，真让姜勾本看的欲火冒炽，遂轻轻的将阳物对准那道细缝弄将起来，抽了几抽就拔出来，仍照着那个屁股秃的一声弄进去了。月说：“有大叔作主，晚些时日也不妨。”一来一会又抽将起来，谁知那胡氏等的心急，复又出来在窗下张望，但见一个年少的幼童，□□□（此处删去二十字）。好似吴王采莲，正在热闹之中。那知白公子醒来，看见窗外有人瞧见；又见姜勾本滥淫狂作，遂恶狠的喊了一声。胡氏听见，即刻退去。姜勾本只得起来，刘氏从梦中惊醒。白公子说：“妹子快起来！夜晚之事已被小胡看见，是何体统？”刘氏说：“相公何以知之？”

”白公子说：“刚才在窗外瞧看，被我一声喊退去了。”刘氏说：“不妨，只要如此如此……。”白公子低头不语。那姜勾本起来，披上衣服，叫：“春梅、秋月先到胡氏房中，用如此这般勾搭着他的光景何如？回来对我说知。”两个侍女依计而来到胡氏房中，二人双膝跪倒，说道：“求二姐姐开恩。”胡氏答道：“昨夜你大姐姐已开了恩了？”两个侍女说道：“俺二人之事，大叔并不知道，今早已被二姐姐看见，倘若说与大姐姐，俺两个的性命就死在眼下。”胡氏问道：“那人是谁？”春梅说：“姓姜，原是秋月的表兄，素日与秋月有交，因昨日上桃园看花，彼此遇见。一时不知羞耻，爱上他年幼俊俏，遂就许下他媾合日期。是夜日更余来的，奴才说的都是肺

肺腑实话，才二姐姐怜奴才年幼无知，一时做错，望乞宽恕。”胡氏说：“此人现今走了无有？”春梅说：“现在毛厮里躲避。”胡氏说：“叫他出来，我不对你大姐姐说就是了。”春梅说：“若被大姐姐看见，那时怎了？”胡氏说：“看见，你就该死！”秋月哭着道：“他是小奴的表兄，在二姐姐房里躲一躲，就是看见，只说我表兄来看我也就不妨了。”胡氏被二人苦救了半晌，不能推托，无奈应允。

春梅即刻走到毛厮来叫姜勾本，那姜勾本原来先在毛厮等候，见春梅一来，就知事已做成，遂同春梅来到胡氏房中，也就双膝跪下，谢恩恕罪。那知姜勾本方刚跪下，刘氏一步门里一步门外，说道：“我见有一个人进你房来，可是谁呢？”姜勾本早已爬在床下。胡氏急忙回道：“原是春梅、秋月，并非别人。”刘氏明知也不再问，就在当门坐下，叫春梅下厨做饭。

适有人来请，白公子出外去了。刘氏又叫秋月烫了一壶烧酒，二人登时饮了。不多时，胡氏已觉头晕，说道：“小妹的量小，已经醉了，不能奉陪，我歪一歪就好！”刘氏说：“你只管去睡，我为你掩过门来。”刘氏掩过房门，佯长而去。胡氏是醉厚的人，歪在床上不能起来。姜勾本从床下爬将起来，就上到胡氏的身上，扯开裤就弄，又与胡氏亲嘴，胡氏又不敢喊叫，任他抽弄，刘氏在外与春梅、秋月三人一齐进来，胡氏睁眼一看，只唬的面如土色，不敢则声。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构贞女伤害义 奉商人失良灭伦

诗曰：

美色人人好，苍天不可欺；

当时有报应，并不爽毫厘。

话说胡氏唬了一个半死，羞愧难当，刘氏向前说道：“淫欲之事，人人不免的，但我先说，你房中有人；你说是两个侍女。今日虽然被我看见，我不怪你就是了。”说罢，遂即退去。胡氏喘息了半晌，说道：“适才他三人进来看见，又往那去了？”姜勾本说：“二嫂子放心，这件事瞒不过，如此这般被你看见，因而如此这般。”胡氏听到此时，才得放心，遂戏说道：“你先进于我礼乐的骂人，我何妨为后进于礼乐的君子。”遂乘着酒兴，任凭姜勾本抽送，抽至数百，□□□（此处删去十八字）。叫道：“姜相公，我的乖儿，你可弄死我。”二人说着又抽了一会，方才泄了。姜勾本遂即起来，彼此将衣服穿好。胡氏仍然自己独睡，姜勾本佯长出门去了，不题。

刘氏家中的闲话亦搁过一边，花分两朵，各整一枝。且说那白公子专好攀高接贵，或是那贸易商人，或是那闲住的官员，你兄我弟极其熟识。适有一个大商人，闻知有个桃园，甚是茂美。适值春月花开如锦，一日清晨起来，特地到此观花，乃至进了桃园，看见一个年少的美女，独自一人在亭槛观花，那商人一见此女生的玉骨冰肌，体态宜人，百般美丽，一言难尽，看了一眼。谁想金桃儿即刻退去，止落下一个商人并两个小伺在园中游走了会，眼里看满园桃之夭夭，心里想的是国色佳人，痴痴的看了半晌，忽然想起对门有一位白相公，何不约去问个端的。即忙抽身回到自己店中，着人来请白公子闲谈。

你说那白公子原来是一个趋势利的小人，一听说这个大商人的请字，就把姜勾本在胡氏房中去的事情丢在一边，即刻随那人来到店中。这商人见白公子来到，比从前更有一番的礼貌，别有一番笑容，真乃是情情相感髯翁，有诗为证：

素昔交情固有情，只因情动更多情；

多情来饮有情酒，恐后有情终无情。

话说商人及请白公子到了店中，连忙着人拿来佳肴、青酒，亲酌奉陪，白公子见这等光景待他，甚是不安，遂问道：“大爷，晚生今日蒙爷台盛情，不知有何得能，异日倘有驱策，晚生自当效劳。”那商人见白公子如此光景，遂口说道：“没有他事，特邀白兄前来闲谈。”白公子道：“弟甚年幼，有何高见？”那商人说：“闻听白兄的对门有一个桃园，其中桃树有三百余株，甚是美丽可观，果然是真的么？”白公子原来是伶俐人，听说“桃园”二字，就知有意存焉，遂口答道：“康家桃园为苏州盛景，而且金桃一株尤为园中名花，大爷倘若见爱赏玩，小的情愿奉陪，我舍即在对门，聊可容膝谈心。”

那商人听见白公子说，心里想是白公子素日也爱上他了。遂说道：“实不瞒你，今日早间上园中玩，看见一美女十分可爱，因请白兄来叩佳音。”白公子见是为金桃儿的事情，遂口答道：“此人小的平素常见，谅来未必定婚。但此女的父亲康建，性情耿直，心生憨洁，听说要给他女儿配一个才子方了他愿。若金银财帛难以打动这老儿。”那商人道：“财帛打不动他，也打动别人了否？”白公子听说这话，又想财帛，又要奉承，真乃是：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白公子遂答应道：“大爷要配这月里嫦娥，只须如此这般。稍容数日，小的一面承管。”那商人听说“承管”二字，又知白公子是个

家道殷实的人，即刻就兑了一千两白银交与白公子，道：“事成之后，还有一千致谢。”白公子遂着人拿了银子，辞别了商人，来到家中。毕竟不知如何定计？且听下回分解。

新编桃花艳史卷二终

不是多情是无情，惟恐有情终渐零；

桃花夭折含烟照，有情酒后无言笑。